

## 生命的唱腔

□赵炳鑫



“花儿本是心上的话,不唱着由不得自家,钢刀拿来头割下,不死了还是这个唱法!”每当听到这苍凉优美的旋律,就会勾起我对故乡青海固民歌“花儿”的深深眷念。青海固,沟壑纵横的黄土地,十年九旱的黄土地,雹灾频繁的黄土地,而又是生长“花儿”的黄土地哟,频频招引我向你走去……

青海固的历史,就是一部与贫穷搏斗的历史。但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却从来都不曾缺少富足的文化。黄土地、清河水,给了这里特定的环境,更给了这里得天独厚的文化根基。生于斯,长于斯,我从小就在这里感受着浓郁的乡土文化气息,特别是那朴实无华、天然纯净的青海固“花儿”,故乡的“花儿”,是一部用老镢镌刻在西北黄土高原上的传世巨著,一部令人荡气回肠的生命绝响,她昂扬着黄土地上泥土的芳香,流淌着六盘儿女最通俗的词汇和最亮丽的激情。她是这片黄土地的母语和家园,更是黄土地儿女生命的唱腔。

我的家乡是西吉县境内一个唤作羊路沟的村庄。说起这个村庄来,倒没什么特色,孤高寡瘦的一座高山向两边撇开,中间凹了下去,北面便形成一个很大的岔口,全村三百来人口就旋在东西两边的山膀子上,以前,日子苦得很,我可亲可敬的父老乡亲,叔伯娘们呢,却硬枝硬杆地生活着,撑过了那段苦熬的日子,而且生活得有滋有味,其乐无穷,人人会喊、个个会唱“花儿”。当地俗语说:唱山歌,漫山歌,不断头头儿不歇活。在那山崩起伏、沟谷纵横的山塬地区,老乡们创造了这种简便自由活泼的娱乐形式来抒发自己的感情,他们不论田间劳作,荒野放牧,赶集聚会,一旦来了兴趣,即兴编排,随口唱,或缠绵或昂扬的调儿中,总表现出山里人的喜、怒、哀、乐,飘散着浓烈的乡土风情。听田间锄着唱:“你在阳山我阴山,我唱个什么你喜欢?先唱个爱国大生产,再唱个孔雀戏牡丹。”相思的恋人唱道:“上去(者)高

山看平川,平川里有一朵牡丹,看去(者)容易摘上难,春天的花儿把心缠。”牧羊人唱道:“六盘山上的窝窝多,杨柳树栽满了窝窝。远看满山的云朵朵,绵羊群上了山坡。”

家乡花儿的腔调细腻多变,缠绵悱恻,于哀婉凄凉中燃着火辣辣撩人心肺的痴情。不论喜、怒、哀、乐,一旦来了兴趣,随时随地信口喊,或昂扬,或低吟,不拘形式,一吐为快:

青石头磨子空吼来,红麦子搭不到斗来;尕妹子走上风吼来,得不到阿哥的手来。

家乡花儿的腔调细腻多变,缠绵悱恻,于哀婉凄凉中燃着火辣辣撩人心肺的痴情。不论喜、怒、哀、乐,一旦来了兴趣,随时随地信口喊,或昂扬,或低吟,不拘形式,一吐为快:

东山嘴嘴上绕白云,难活不过人想人;毛毛雨下了河涨了,日子越越多想了;把肠子想成了水红线,把心肝想成了胡椒面。

痴烈的情,深沉的意,全凝聚在朴实无华的文字里,潜伏在精当绝妙的比喻里,使人心动,情翻意卷,如痴如醉,这种男女间痴烈的情感,在青海固花儿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露。

不论春夏秋冬,山歌总是不断的。春天百花齐放,那歌儿给人以激奋、幸福、希望的感受;夏天的歌儿,如一阵爽风,撩拨得人心痒酥酥的;冬天草木衰枯,万物萧条,那歌又给人以盼望、慰藉之感;而最令人难忘的还是秋天的山歌。黄叶簌簌飘落,秋风凉凉的,草木开始变黄,牧羊人把羊赶到山巅,天山相连。羊群如朵朵白云,牧羊人站在高处,狠狠地抽一个响鞭,山鸣谷应,回声渐落,紧接着缓缓地“咩”一声,那情景凄婉惆怅,令人柔肠寸断,只听这边唱起:

咳……十八架骡子攀咸阳,攀不到——  
咸阳的路上。  
那边立即应和:

未有过的笑容。午睡,我总要在面部笼一方大大的白纱才能安然入睡。

一次,周末回家忘关后窗,野椿枝从防盗窗的间距中,探入房内,好似亲切得想和我握手。我回来的那天夜里,风雨大作,我急急地往外扶出野椿枝,以便开窗。只因用力过猛,与树干相接的地方,竟齐齐齐地折落了,断口露出许多伤心的汁水。看着地上哀哀的残枝,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第二天,雨后天晴,野椿的香味又扑到我的房间,它像未受到任何伤害似的,依然带给我工作忙碌中的一抹笑容。但雨中残零的枯枝,已溅满淤泥,叶子也搅作一团。我因此而感伤:野椿也竟和人一样,有时这般的荒落、脆弱和无助。

那时间,我正在和一个城市姑娘恋爱,我在春秋的信中,分别夹寄了两枚颜色不同、质感相异的椿叶,以示在时间的流程中,我们是有该属于两人共同收获的秋天了。那年冬天,我结婚了,妻提到那两枚椿叶,说它总有一种象征意味。

我的那种犹如“风景这边独好”的感觉,很快就过去了。第二年秋天,小门的锁被贪玩的孩子撬开,野椿的干被刀砍断了。它大约是没有来生了,但靠近地面的树枝上又长出了一些新的小小的枝叶,给人一点微微的希望。毕竟是秋天了,万物在此季节枯萎,它也躲不过。

新学期到了,我离开了那棵令我牵挂的,但最终不知死活的野椿。直到前不久,看到要保存的那两枚发黄的、叶脉暴出的叶子,我突然想起野椿了。忙去看时,我吃了一惊:它没有死,反而长得更旺盛了,头高过房顶,枝冠很少斜逸了,像一座裹绿的小山,简直连风也穿不透。野椿椭圆的一茎茶褐色的蒴果,翘望在枝头。新“主人”告诉我,这是一棵长脑袋的树,枝可能很脆,不然,为什么长近窗门,就又微屈,伸向天空,它好像受过什么伤害了。

我低下了头,只可怜野椿不会说话;有什么,只是默默承受,默默随风而吹,寻找着自己独有的生存方式。

临别时,我又折了两枚椿叶,紧紧贴在我跃动的心口上。

唉……十八的小伙盼姑娘,盼不到——  
姑娘的身旁。

山里人的感情也和他们本身一样是粗放的,表达爱情也就极“粗野”,叫有些“文明人”看来,似乎不雅,但那表达的感情却极浓烈,听来使人热血沸腾,心灵震颤。

我那时在青海固的乡下工作,在秋天,晚来风急,阴雨凄迷的日子常常浸得人心里发霉,特别是那人秋的毛毛雨,时断时续,连月不停,乡下的日子便现出少有的寂寞。那山头缠绕不开的雨雾,常常给你寂寞的心里添上一把愁绪。在那时,农人的生活单调而乏味,放牧牛羊唱山歌便是他们打发寂寞日子最为可行的选择。在那些秋雨缠绵的日子里,那鲜活的歌声会冷不丁撞进你的耳膜,暗合了你失意的心情,让你刻骨铭心:

圆不过月亮高不过斗,美不过五色的绣球;俊不过身材嫩不过手,好不过花儿的记首……(“记首”是指情人间互赠的纪念品)

那调子简单纯净,凄婉惆怅,在那一刻,身陷氤氲雾障的山塬人便被这秋雨沉醉了,狂放的激情和压抑的生命本性得到了一次淋漓尽致的释放,那种哀婉凄怆的情愫住往唱得人心旌摇曳,沉迷痴醉。爱情的单调,爱情的古老,爱情的复杂,爱情的久远,都会被一曲曲顺山而荡的花儿诠释得那么独特而神韵兼备。

在青海固,我曾见到过一位老人,她那饱经风霜的面庞使你想她在她的人生道路上曾有过的波折坎坷。听当地的村民讲,她年轻时有个“相好”,但不知何故终身未嫁。一个人面对尘世的风雨,她是怎样走过来的?我们心中都有这样的疑问。“心上的愁愁解不开开了唱唱曲子,慢慢地也就熬过来了。”老人说。老人忧伤的曲调顺口流淌:

大雨(嘛)倒了整三天,毛毛雨给了两天;哭下的眼泪担子(嘛)担,驮驴上驮给

了九天……

老人的神态虽然是平静的,但从那沙哑的歌声中还是能感受到她生命的悸颤。老人年愈古稀,那天告别时见她苍然的背影,我有一种想掉泪的感觉。有位作家说:“活过追索,活过痛苦,再活过平静,生命就走向空灵,那时,人就成了亘古的星辰。”那一刻,这样的感觉便分外的强烈。若是在浙沥的秋雨里,你听着那从生命的季节深处流出的歌声,当你体味歌唱者的人生命运时,你能不潸然落泪吗?

那下不完的雨(哟)刮不完的风,撒下了你的情哥哥嫁给远村;那上不完的山(哟)爬不完的坡,女儿家心酸的泪水流成了河……

循着这哀怨凄楚的声音,在我的视野里出现了一位披着帆布斗篷、手握羊铲的牧羊者。那放牧者悠悠地走着,身后是缓缓游动、啃食牧草的羊群。山的贫瘠已没有多少可供采食的东西了,然而,羊儿们仍然在寻觅,在使劲地用脚刨挖,也一个劲儿地肥壮着。那牧者的歌声是沙哑的,拖着凄婉的哭腔。有时他挥动一下手中的羊铲,有时拄着羊铲站立于山巅。连月不开的深秋,萧瑟的冷风和淅沥的秋雨将那斗篷掀开来,他那孤独的身影贴着那灰蒙蒙雨雾笼罩的远天,便呈现一道风景,真正西部山塬的风景,那长长的吆喝,那浑厚的旋律如大山一样深沉,让你感伤于这样凄楚的花儿表达的美丽,让你的灵魂重温生活的苦乐,让你回味生存和自然的生命,让你格外地感叹“命运”这个词。牧者的歌带有喑哑的孤独,那悲怆和凄凉,时时震撼着我的心,我仿佛触到了西部的灵魂,我仿佛读到了青海固一段无奈而格外让人心酸的历史。

黄土固圉,造就这黄色山塬;天雨割裂,形成这破碎沟壑。我想,就是在这样的土地上,才来的青海固山民敢恨敢爱、敢做敢为的放达,造就了这和着生命激情的唱腔,透过这由人生的酸甜苦辣凝结而成的五味文字,我仿佛看到了闪耀在青海固人民思想岩壁上的亮丽光点。

“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。”贝多芬所言极是。

日月如梭,转眼几十年过去了,随着时代的发展,生活的变化,故乡的人们适应新的形势,不断唱出更好更美的山歌,你听:“山丹丹花开红艳艳,我成了有名的富汉,过去的财东顶个屁,我比他翻了两番”;“花儿越唱越爱唱,唱花儿能解心烦;羊满坡来牛满圈,好生活越过越甜”……

一进尚正堂门厅,我便嗅到了那种味道。

似曾相识。那是在一些僧人的禅房中嗅过的,在一些道人的丹房中嗅过的。

8年前,我为写作长篇小说《双手合十》,首次去佛寺参访。一位年轻学僧将我领到他的禅房,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布包,取出一片酷似木屑的东西,点燃后放入香炉,让我嗅到了那种味道。经询问得知,他烧的是沉香。在氤氲满室的香气中,他从“戒、定、慧”三个字讲起,让我度过了一个终生难忘的晚上。

4年前,我为写作另一部长篇《乾道坤道》,又参访过许多“洞天福地”。在崂山,在泰山,在天台山,多位道长在向我讲道之前都点燃此类香料。香火明灭间,大道精义也随着那种奇异的馨香沁我心脾,入我心田。

进入尚正堂香道馆,香气更为浓郁。茶几上,香烟正从炉中袅袅而升,丝丝缕缕随意飘散。来东莞东城区采风的作家们入座,有红衣女孩上茶。茶也是那种味道,原来是用香木煲出的。这么一来,香味入鼻,香茶入口,香烟入目,且有不知从哪里放出的古雅乐曲入耳,五官中的四官都熨帖了。

一边喝茶,一边听女孩子讲香道,始知莞香就是沉香的一种。东莞自古即是沉香产地,香木遍生。那香木奇特得很,树木受伤后被真菌侵入,便分泌油脂,油脂经久积多,即为沉香。此物坚实而重,入水辄沉,因此得名。沉香汇集天地阴阳五行之气,被人当做通达三界的信心之使,其香气至今无法人工合成,因而十分珍贵。此物以东莞所产为佳,故又称莞香。从明代起,莞香多在东莞南面的一个海岛的港湾里集散转运,那个地方就被叫成了一个“香港”。

女孩讲过一段,见炉中烟灭,便去添香。用夹子从瓶中取出一瓣,埋入炉灰,转眼间香烟再生,香味复染。众人闻香赞叹,神态怡然。女孩接着讲,来过香道馆,便是染香人,身上染的香三日不退。我们纷纷扯起襟袖去闻,衣服果然也是香的了。

女孩还讲,闻香能清神理气、补益五脏,还能使人澄心定意、开窍生慧。这使我想起了佛经里的一个著名故事:香严童子闻香悟道。那位香严童子观看比丘烧沉水香,香气寂然入鼻,他突然开悟:“我观此气,非木非空,非烟非火,去无所着,来无所从,由是意销,发明无漏。”因他悟得深刻,契合佛理精髓,证得了罗汉果位。

我乃一介凡夫,不可能像香严童子那样憬然开悟,但我相信,闻香——当然是闻上等好香,是人类享有的一种美好的文化感受,是人类生命中一种奇妙的高峰体验。今天,能像黄庭坚说的那样,“一炷烟中得意,九衢尘里偷闲”,就是我的殊胜之缘,难得福气啦。

得意中偷闲,偷闲中得意。庄子讲:“言者所以在意,得意而忘言。”身处这世间罕有的香气之中,那就什么也不要讲了,也没有什么可讲了,你只管感受,领受,享受。此时,我身心安详,只想一直在这里坐下去,闻下去。

恰在这时,女孩又说,旁边有间静室,如果在那儿打坐,会有更加美妙的感受。我一听,立刻去了。

那屋子果然幽静,且有暗香缥缈。墙上挂了佛像与字画,地上放了几个绣有莲花图案的蒲团。我去一个蒲团上盘腿坐下,诗人查干夫妇也笑吟吟进来,一齐落座。我向两位“同修”点头致意,而后微闭双目,两手相叠于丹田,摒除杂念让自己入静。

香味淡雅,满室氤氲。我感觉我的整个身心都被那香悄然熏透,变得攫宁而澄明。恍兮惚兮,我的一颗心也似乎成为炉鼎,中有沉香,香光庄严。

我将这“一瓣心香”,恭恭敬敬献给我所景仰的人与非人,献给三千大千世界……

恍惚之间,却被人唤醒,得知该走了。我睁眼起身,随众人离开,像那香气一样,来无所从,去无所着。

有人中箭而亡,却不见有人惊慌。

一个民族的母语,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,而不被异族语言所取代和同化,实在是一个奇迹。

在中国,若把汉语除外,蒙古语、维吾尔语和藏语等等算得上是几个大的语种,其他民族的母语使用人口较少,而且存在着大面积萎缩的危险。如何拯救我们的母语,已成为一个时代命题。但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大背景下,我总有不详的预感,很多人的母语,总有消失的那么一天。这是让人痛心疾首的。不过,我尚不能深刻地理解,一个民族的母语的走失,对于这个民族而言,究竟意味着什么,是进步,还是倒退?

想必,那些丢失了母语的民族,一定有如丢失了灵魂一般的缥缈感。很多事情,细究起来都无不令人忧心忡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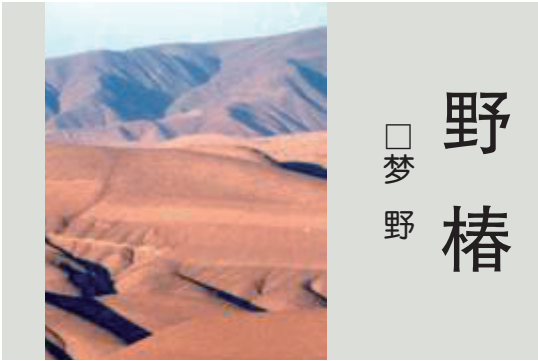
你永远不会看见母语的样子,但是,它与母亲这个词语一样动人,一样温暖。

它的氣息,无处不在。

一次草原文学之行,我听到了诸多有关母语的声音。蒙古族诗人阿尔泰的话,一直在我的心里响亮地回荡着——

蒙古族为我们留下了两样东西:一是火种,二是母语。

在诗人的心里,母语与火种一样重要,一样神圣。



那年春天,我到陕北乡村的一所中学教书,被安排在靠大门的一间南房里。房不大,墙面被烟熏得有些黑,小缝隙很多。东墙和教室相邻,因此,上课时间显得不太安静。天渐暖,却是不开窗的。严严实实的帘子,挡住了我的视线。

一天早晨,太阳初升,我突然听到喜鹊的叫声,忙打开后窗,凉风吹来,全身顿感惬意。这些年,喜鹊在此地近乎灭绝了。孩提时对它的那种美好的记忆,而今却以一种忧伤的心境,再次被唤起。我仔细看了,围墙与后墙之间的空地上,星星点点地长出些莫名的小草。群花竞发,五彩缤纷,给人另一份心境。

我想在这里种花。

将这个想法对许多人谈过以后,均说不行。猪、羊都能破门而入,孩子们能翻墙而过,不好保护,很多积满灰尘的时间过去,我就将此事全然淡忘了。拽不住季节的衣领,我算是错过了一个希望的春天,可这夏天的新景,像是突然降临似的。不经意间,后墙窗口下,竟长出了一棵树。人们说是香椿树,我叫它野椿。

这地方,怎么会长野椿?我问过不少人,均说椿树在此地很少见。造化的安排,奇特得叫人想起那次窗外喜鹊的叫声,顿时,我有一种宿命的感觉。

野椿长得很快,白白的花,过早地谢了,未及几月,枝头就茂盛得遮上房顶。羽状复叶,抖动着夏风。从此,我变得爱掀帘打窗了。浓密的枝叶,在阳光下,给房里跃进闪动的暗影,那淡淡的野香,淹没了我从

日出,对于大地和万物而言,都是一件极其隆重的事情。有时我觉得那等同于生命分娩的光辉时刻,有时我又觉得那是一场期盼了已久的婚宴。庄严而又绚丽,热情而又奔放。其中多少含了些宗教意味。观看日出,早已成为很多景区的卖点。我想,草原的日出,肯定是有别于他处。我好几天一直提醒自己早些醒来,要好好地观察一番。可每天等我睁开眼晴,亮灿灿的阳光已落在客房的窗前。微风轻扬的草地上,雀儿时起时落,草尖儿摇曳着一片掷地有声的金光。抬头,就瞅见了杨树杈杈里的太阳。此刻,它是一枚被红彤彤的强光照射着的金币。它已升起好高了。

一天清晨,在又一次地怅然若失之后,我突然变得兴奋起来——大地上一种与日出遥相呼应的事物,突然红光满面地跃出我心灵的地平线,那即是文字。文字的诞生,无异于发生在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的日出。有了文字的记载,我们才有了确凿的历史。在此之前,在无比漫长的岁月里,我们的祖先一直生活在语焉不详的传说和神话里。我们无法考证,诞生在大地上的第一个象形文字是什么。在最古老的象形文字之前,是否还出现过其他的文字,只是还没有被我们发现,或者被我们轻易地忽略了?可不管事实如何,那些最初跳跃着的、奔跑着的动态的象形文字,像日出一样,在一道无形的山脊上,焕发出了人



类文明的曙光。它们在山洞的岩石上面,在粗糙的石刀石钻下,在造字人的脑海里,跳出了最早的稚拙的舞步,留下了最早的有关人类活动的记忆。

迷人的曙光,让人心里敞亮。我一直固执地认为,人类最终与其他动物划开界线的标志性事件,并不是直立行走,而是创造了文字。

我对那些造字之人,抱有无尽的敬仰。或许是领了神灵的旨意,或许仅仅是出于一时冲动,他们在天马行空的想象的指引下,用一些符号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生命,并用山川万物给这些看起来还显得单薄的使用寿命命名。他们可能不会知道,他们在狩猎劳作之余的“业余创作”,开启了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全新的语言时代。人类的另外一张嘴巴,渐渐有了雏形。把这些最古老的文字,一个一个地拼凑起来,我们的祖先开始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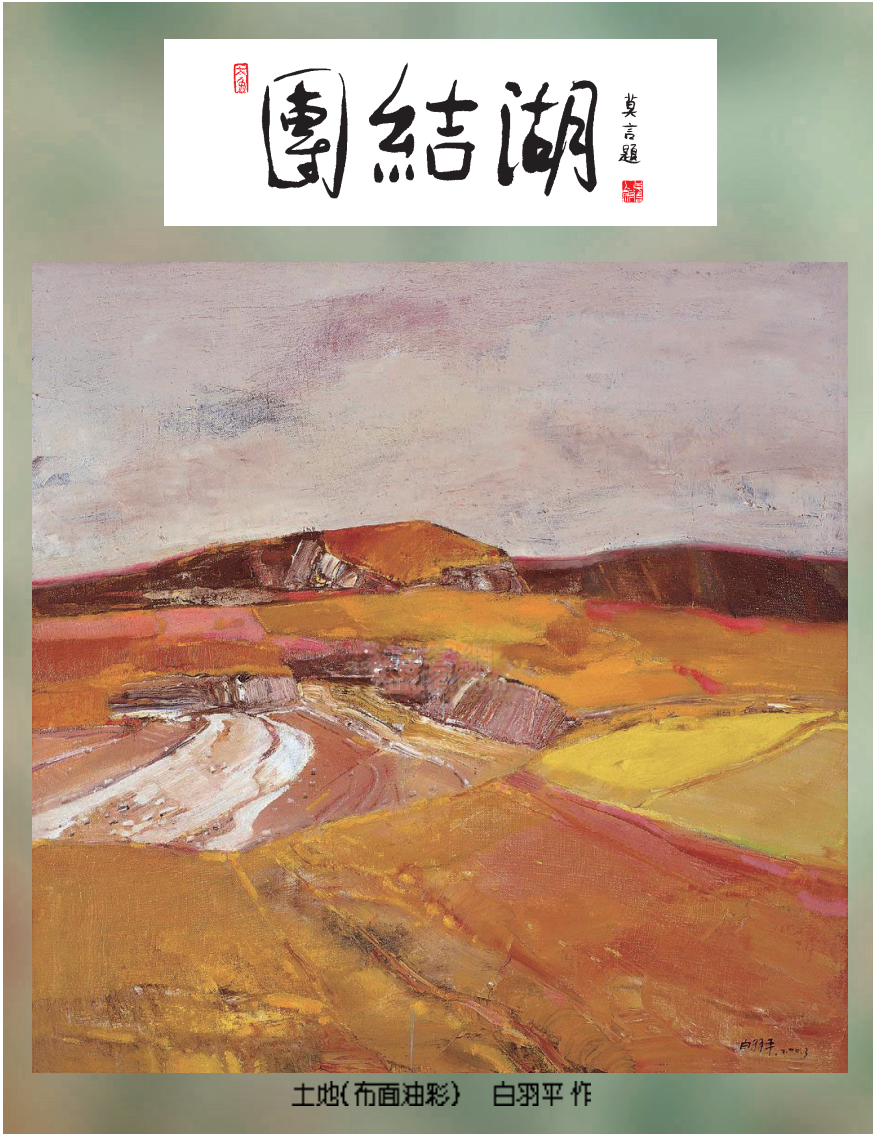
## 母语的盛宴

□向迅

纪事——我相信这是历史的真正开始。在我们所生存的大地上,文字不只一种,很多民族都创造了自己的文字。尽管它们的形状有着天壤之别,但它们又有着天然的相似性——它们所起的作用和意义,都是一样的。

它们,让人类告别了蒙昧的时代。我们把这些文字,称作母语。创造出了母语的人,是语言的母亲。文字,语言,民族的史诗——些语言的骑士,将民族的想象力发挥到极致,将母语的表达能力运用到极致,创造出了一个绚丽多姿的文学世界——那是一个比繁复多变的物质世界更为深邃的精神世界。

母语,是一个民族存在的最好的证明。然而,母语的生存与民族的生存极其一样,都充满了无穷的变数。很多干瘦的文字,没能经得起风吹雨打,最终走失在历史的夹缝里。另外



土地(布面油彩) 白羽平作

的一些幸存者,却在文化大同的洪流下,丢盔弃甲,早已被弃之一旁,成为天书,无人认识。文字也是需要知音的,它们幸存于世,实在是太孤独了。它们对自己的土家民族没能创造出文字,一直心存遗憾。我深深地羡慕那些拥有自己母语的民族,羡慕那些至今仍在用母语交流、用母语写作的人。他们的坚守,意义实在非凡——他们所坚守的,并非只是母语本身。每当遇见那些坚持用母语写作的人,我都要表达我的敬意。可还是有太多的人,把自己的母语丢了,甚至对自己的母语不屑一顾。那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弥补的遗憾。

在人类历史上的多次侵略战争中,母语是与一个国家捆绑在一起的。母语亡了,国家肯定亡了;但国家亡了,母语不一定亡。

大概都不会忘记都德的小说《最后一课》,也不会忘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期间,有国语教师冒着生命危险在松花江边为孩子们教习国语的苦难往事……甚至,在那部糟糕的中国本土大片《英雄》里,我还听见了这样的声音——赵国教习书法的老先生,在秦国大军压境、万箭齐发,性命随时可丢的危急情势下,面对慌乱逃命的弟子,说出了这样一番振聋发聩之言:“秦国的箭再强,可以破我们的城,灭我们的国,可亡不了赵国的字!今日,你们要学到赵国文字的精义!”说完,便带着弟子回到室内,从容地练习书法,尽管不时

有人中箭而亡,却不见有人惊慌。

一个民族的母语,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,而不被异族语言所取代和同化,实在是一个奇迹。

在中国,若把汉语除外,蒙古语、维吾尔语和藏语等等算得上是几个大的语种,其他民族的母语使用人口较少,而且存在着大面积萎缩的危险。如何拯救我们的母语,已成为一个时代命题。但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大背景下,我总有不详的预感,很多人的母语,总有消失的那么一天。这是让人痛心疾首的。不过,我尚不能深刻地理解,一个民族的母语的走失,对于这个民族而言,究竟意味着什么,是进步,还是倒退?

想必,那些丢失了母语的民族,一定有如丢失了灵魂一般的缥缈感。很多事情,细究起来都无不令人忧心忡忡。

你永远不会看见母语的样子,但是,它与母亲这个词语一样动人,一样温暖。

它的氣息,无处不在。

一次草原文学之行,我听到了诸多有关母语的声音。蒙古族诗人阿尔泰的话,一直在我的心里响亮地回荡着——

蒙古族为我们留下了两样东西:一是火种,二是母语。

在诗人的心里,母语与火种一样重要,一样神圣。